



本土文本

斩不断的亲情

(小说)

倪正平

离家

“你父亲病危，盼回家一趟！”这是他离家五年来从高中同学三狗嘴里听到的唯一关于父亲的信息。它带来的冲击是如此巨大，以致无法像往常一样完全屏蔽或忽视。

自五年前被恼怒的父亲重重地扇了两个耳光，并咆哮着让他滚出家门的那一刻，他就从心底里斩断了他们父子间的血缘亲情。

三狗是他和家乡之间仅有的连线，但他要求三狗不可将他的任何情况告诉家父，也不要传递任何关于他父亲的一丁点消息。他警告，做不到这两条就不再是朋友。但今天，当三狗违背承诺，从电话那头告诉他父亲的情况，他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怪罪决绝的情绪，反而有点想正面回应的冲动。

这是怎么了？是自己从坚守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上后退了？是如今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而变得多愁善感了？这时，另一个自己又在顽固地把这样的念头顶了回去：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与当初无比绝情的父亲又有什么关系？！

他承认，五年前离家出走时，自己绝对是个一无所长、不思进取的二流

子，从市建校毕业后的三年里他没正儿八经工作过一天，混迹社会，靠啃老过日子。他清楚记得，那次因聚众斗殴被“请”进了派出所，出来后忍无可忍的父亲将他赶出家门。断了经济来源的他过了一段流浪的日子，先是由三狗接济了一些钱，在离家1000公里的大都市租了一间仅十几个平方的小屋，后凭建校里学到的一些“皮毛”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打零工维持生活；之后，又是经三狗点拨，他找到了正在这个城市里拓展市场的一个家乡建筑公司。在这里，他的人生走上了正轨。公司曾总听了他编造的经历后接纳了他，让他成了公司一员，还垫钱帮他报名参加了土建施工进修培训。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两年后，他考到了二级建造师证书，现在是曾总手下的一名项目部技术员。

他不否认，正是五年前父亲的绝情之举，激发了他外出创业的全部勇气。他感激一直信守诺言并提供不少帮助的三狗，感恩危难时刻拉他一把的曾总，但这些都和父亲有什么关系？当父亲挥动手臂将他一门推出时，暴怒的眼里可是看不到一丝亲情暖意。

内心情结在曾经的毒誓和突然涌

出的隐痛间徘徊。他把自己真实的家庭情况和现在的纠结向曾总和盘托出。曾总平静地听他讲完，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亲情面前，再深再深的恩怨也不过是条一跨便过的小溪。

回家

坐高铁从遥远的都市回到江海平原上的老家，也就六七个小时。他没想到曾经遥远得想想都要集中精力的距离，竟然一下子触手可及。卸下行囊，他来到父亲床前，看到埋在被窝里的父亲是那样瘦小，几乎看不到被子的隆起；明显衰老又被疾病折磨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叫了声：爸，我回来了。父亲深陷的眼窝里干涩的眼珠动了动，喉咙里已发不出声音来，但他分明看到父亲的脸上漾过一丝笑意。

他看着父亲似油尽的灯芯被一点点熬干，回家后的第三天，父亲溘然长逝。他把父亲的死讯通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他要用一场正统的葬礼宣告自己的“回归”。

葬礼上，他看到亲友们的神情是复杂的，既有对逝者的悲凉，又有对浪子回头的欣慰。三狗似乎比他对父亲更有感情，几度失声痛哭，这让他感到意外又费解，直到他看到曾总出现在父亲

移盆换境

(散文)

李灿

换了土，这棵鸭脚木不仅活过来了，还活出了另一番精彩。

移盆换土是室内绿植必修的功课，当花木的根系在原始土壤中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更换新土壤，以提供更丰富的营养，为花木创造更适宜成长的条件，每隔两三年进行一次。而这棵鸭脚木不仅更换了土壤，还更换了花盆，将植物从原先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走向新的天地，接受新的挑战，迎接新的成长，这过程姑且叫“移盆换境”。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想想却颇有哲理，这是一个进化和成长的过程。且不说观赏植物，农业上经过移栽获得丰收的农作物不胜枚举，像经过插秧移植的水稻以及辣椒、茄子、西红柿等等，离开拥挤、被精心呵护的苗圃，到大自然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生长，吸收来自四面八方风云雨露，到了收获的季节，便

赢得属于自己的丰收。

由此想到我们自己，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从校园和家庭走向社会、从熟悉的故乡移居他乡，从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参与和融入的过程中，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不仅能给人带来全新的思维和灵感，更有助于培养智慧和能力。

即使我们从出生到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原乡，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打量生活？比如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发展自己的爱好，从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参与和融入的过程中，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不仅能给人带来全新的思维和灵感，更有助于培养智慧和能力。

再比如改变自己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不拘泥于某个人、某种观点，只要优秀，只要能够启迪我的成长，我都兼收并蓄，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新的挑战与困难，更快地获取新知

夜闯合掌岩

(散文)

陈汉忠

壁，我们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好在司机李庆是一名技术比较全面的老兵，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缘故，从没开过这种盘山公路的他竟然没有一丝畏惧。山上常年有雾，可没想到在这半路上就开始看不清路了。车子忽左忽右地摇晃着，仿佛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平时很亮的汽车前大灯，此时却一片昏黄。我甚至有点后悔连夜上山的举动了。好在雷达站派来接我们上山的老兵小李却镇静自若，不时提醒着司机。车过一个弯道，一座岩壁迎面而来，司机轻点刹车，急转方向，车头擦壁而过，司机轻点刹车，急转方向，车头擦壁而过。“停车！停车！”坐在面包车中排的编剧和摄影师被这惊险一幕惊得厉声喊叫。可司机却理都没理，依然驾车缓缓前行。

事后我问司机李庆，他们喊你停车，你为什么不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再说，那时不敢停车，真要熄火停车，就真的不敢再开了。是呀，面对一个又一个险情，司机注意力高度集中，完全进入了无我的状态。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惊险旅途，我们终于到达山顶，看见了罩在云雾中那熟悉的雷达天线和那一排排制式的营房。一直等候在路口的雷达站官兵见我们到了，也欢呼起来。

夜上合掌岩，我们原本是要采访这个雷达站的前辈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土防空作战中用高射机枪击落敌机的往事。上山后才知道，用高射机枪击

落敌机的是另外一个雷达站。尽管有点扫兴，但我们还是为守卫在这个云山雾海中的雷达站官兵的精神所感动。原来，合掌岩的空军雷达站不仅驻地偏僻，而且常年被笼罩在云雾之中，晒件衣服几个月也干不了，晚上睡觉，被窝里湿乎乎的，并不寒冷的季节，战士们还得用电热毯来驱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官兵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就说昨晚接我们上山的老士官李孝臣，早已服役期满，却因工作需要，留了一年又一年。他告诉我们，因为有个雷达技术攻关项目，他今年可能还得留队！

是的，驻守在合掌岩的空军雷达站官兵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刻不停地搜索海天经纬，上报空域情报，用警惕的眼睛，守卫着身后的万家灯火。寂寞枯燥的生活，因为胸有祖国而让他们过得有滋有味。正是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举动，织成任何侵略者都无法逾越的共和国天网。于是，摄制组临时决定，拍摄一组这个雷达站官兵镇守边关的镜头。

也许是鲜有媒体采访的缘故，官兵们听说拍他们的工作生活画面，都异常兴奋，天刚蒙蒙亮，大家就一个个精神抖擞地集合在雷达天线下。由于雾大，拍海上日出落空了。也由于雾大，拍波涛汹涌的大海与旋转的雷达天线叠影也落空了。可我们还是在雾中拍到了合掌岩，拍到了驻守在合掌岩的官兵精心捕捉空中目标的画面。后来在那部时长的

的葬礼上。

曾总的不清自到让他不知所措。脸色凝重的曾总递给他一封信，一封父亲写给他的信：儿：

本想再晚一点给你写信，然疾病的加重让我不得不提前打破沉默。五年前，我对你使用暴力，将你赶出家门，这是为父万般无奈下使出的极端措施。我知道常规的说教已无法让你摆脱心魔，只有彻底斩断你对家的过分依赖，才可激发你重塑人生的勇气和动力。但我毕竟是你父亲，你离开后，我托三狗打探你的消息，让他转给你必需的生活费，之后，又请我的老同学曾总代我行使照顾和培养职责。

儿子，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尽管远隔千里，你的每一点进步我都看在眼里，要不是死神逼近，本想再让我们父子这般隔绝的状态再延续一段时间。只要你能奋发进步，我可永远听不到你喊我父亲。

不要责怪三狗、曾总，是我要他们保守秘密的。

父

捧着父亲的绝笔信，回家后还不曾掉过眼泪的他终于泪如雨下。

识和掌握新的技能。

吉尔伯特·凯斯特勒说：“改变并不简单，但它却是在一段时间内唯一保持不变的事情。”在一盆花木中，我们或许能够看到人生的缩影。生命就像一盆花木，需要不断地换盆换土才能茁壮成长。

此后几个月，我经常察看移盆换境之后的鸭脚木的情状，它依旧不紧不慢地翠绿着、旺盛着、茁壮地成长着。它根本不理睬我生发的感慨，谁在它面前生发感慨都不管用不好使。除了养分、土壤、水分和阳光，它不会需求太多，它有自己的天性和生存法则，它比人更加自由轻松、更加快乐无忧。我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触景生怀，睹物思情，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植物的简单，但我们可以从植物身上汲取智慧，获得启发。

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合掌岩官兵的镜头在片头上就出现了。尽管这组镜头由于雾气太重显得并不那么完美，但我们却十分看重它。

就要离开合掌岩了，我们还真有点依依不舍，老士官李孝臣拉着我们的手，不无深情地说：你们来合掌岩，我们山上就像过节了。盼你们下次再来！说话间，他的声音有点哽咽。我知道，我们难得来一次，一切都感到新鲜。即便是险情迭现的盘山公路，即使是刮得让人站不稳的狂风，即便是令人头晕的漫天浓雾。可守卫在这里的官兵，却是天天置身其间。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要让这些年轻官兵常年驻守在这山头上，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我无从考证这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最早建于何时，我也无从考证合掌岩的传说源于何方，只有一点无须考证，那是在云雾中徐徐转动的雷达天线是官兵们用青春浇筑在大山上的雕塑，在天宇中令对手胆寒的雷达波束是官兵们用生命书写在蓝天上的诗行。

告别合掌岩已有一些时日了，对我们这些匆匆过客，雷达站的官兵们或许已经淡忘，但我却记住了那些至今还奋斗在云山雾海中的年轻战友们。每当我看到战鹰在空中掠过的时候，或者在军营门口目睹全副戎装的卫兵持枪肃立的情景，就会想起那部在大雾和海风中旋转的雷达天线，想起那有一群年轻的官兵在默默守卫着祖国的天空。

江海新韵



父亲与麦地

袁伟

五月，麦地与秧田以收获之名征收了他的腰将其制成一张弓农活一次次拉着它并用汗滴射落隐藏于作物体内的奥秘肌肉酸痛，使韧性变小了许多。虎骨膏如铁皮般，魅力修复

灼热感渐渐蔓延，仿佛在加粗脊椎。睡梦安稳了些汗水一颗一颗滴在地上这让他突然想起祖辈的一生——生活反复把玩着他们的腰身，直到张力全无佝偻是最后一次形变强如虎骨之力，也无法改变那相伴共生的塑性

父亲从集市上归来

(外一首)

刘颀

我的父亲空着手，从集市上回来他是去卖几把春天的小葱父亲空着的手里，落着金灿灿的欢喜

他总是坦荡地把季节分成一扎扎嫩绿地，摆在大街上接受生活的敬意

这个泥做的男人终生的理想是拥有土地而他的土地已越来越小小到一棵白菜，小到一根葱不能再小了，我害怕有一天他再次拥有天空

集市是故乡的博物馆我的父亲，把粮食送去，余下秋风力气送去，余下白发大半生送去，余下越来越消瘦的日子我知道，父亲还将继续搬运

仿佛他创造的物什都是多余的所有的出场都为了向消失出发他不愿想象，他送出的最后一件物品是他自己

◎父亲的日志秋天被落叶隔在左边了右边的树枝送过来一个初冬

父亲不善与人交往老房子的门墩模仿着他父亲寡言一盒兰草、几只鸽子、一缸鱼就是他的日记他的句子简单平坦，不懂修辞

他骨子里刮过的萧瑟遇到兰草，就纷纷开出春天他脸上温和的笑容被鸽子衔着，天空打开了它所有的蓝那些年轻时弯曲的日子会在鱼缸里游动直到生活的疼痛成为遗迹

父亲的拐杖和轮椅

(组诗)

王孝祥

◎青山未老以前，在父亲前面走听后面喘息声大与小就能判断父亲和我的距离远了，就让时间停下来等一等

现在，走在父亲后面他坐轮椅上推他去看夕阳无限好推他看山花正烂漫，告诉他现在才春天推他去看湖水无虞一头白发在万波碧水面前可以忽略不计

指着军山对父亲说，“青山还没老你怎么可以老”

◎月光也是希望推着父亲到江边看长河落日夕阳也老了，也像个坐轮椅的老人

轮子正一点点滑向江水

我们回去吧，父亲不忍心看下去调转轮椅，推着婴儿车一样慢慢向东。如果路长一些走得再慢些月亮就会升起，月光同样是希望

◎唯有春风不收费人间四月，菜花黄遍十万里带上轮椅吧？父亲摇摇头，走不动了

父亲的旅游点有三处：乡镇医院、县城医院、市区医院行车记录仪记录着这三点之间风景

有时日暖风和，我会把车窗玻璃摇下一些让春风进来，装满车厢春风不收费，比医院里的氧气

金贵得许多

◎父亲的拐杖开始喘，步态开始蹒跚两条八十岁的腿开始支撑不住渐瘦了的父亲他需要一根拐杖

选中一棵三十龄枣树，只有青壮才能扶稳毫耄锯下一根树杈，砍掉多余的枝节留住春天气息，和风吹枣树叶“飒飒”声。多么像父亲年轻时走路带风脚步声

三十年前，父亲栽下这棵枣树盼着快点长大结枣做过和枣一样多，一样甜蜜的梦梦还没有醒来树已成了手中拐杖

◎滨江看日落如果夕阳也有根拐杖不至于这么快就跌入江中

“夜的缺口，悬挂一只酸柚”酸涩随着波涛涌向人间

地上影子越来越沉轻轻招呼爸妈早点回家

担心拐杖站久了会长出根须

扎进泥土里再也移不动脚步

◎想起小时候拐杖成了父亲的第三条腿一辆破旧老爷车，增加了配置速度还是提不上去

搀扶着一点点往前挪想起小时候被父亲举着棍子，追赶着打忍不住要笑又要哭

